

写在前面

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，成立于1909年，当时国家积贫积弱，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珍贵文献不断进行疯狂掠夺，文物外流的情况时常发生，仁人志士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呕心沥血的奋斗却从未停止过。抗战时期，郑振铎奋战于上海孤岛，八路军历经转战太行山，都是为了中华文脉延续。许多有识之士也在竭尽全力调查收集流散在海外的珍贵文献，如杨守敬在日本的收集工作取得了斐然成绩。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为收集珍贵回鹘文《大唐三藏法师传》，派其弟亲赴新疆求购，又派王重民、向达先生在英法整理敦煌文献时收集流失海外中国古籍。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中国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，在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，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稳步增长。1949年1月北平解放，4月华北人民政府将4300余卷《赵城金藏》调拨北平图书馆，标志着本馆的善本特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。建国55年来，善本古籍从1949年的13万册增加到27万册，其它特藏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，也都有大幅度的增加，其中许多是价值连城的重要文献，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手稿、宋拓《神策军碑》等，国家图书馆善本“四大专藏”中的敦煌写经、赵城金藏、《永乐大典》三个专藏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。政府几十年来一贯的支持和扶助，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不断增长的根本保证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1956、1965年，国家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两次斥巨资从香港购回著名藏书家陈清华的藏书，拨交国家图书馆收藏，使珍贵典籍免遭离散的命运，在共和国文化史上成为佳话，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两批书收购作出的果断决定，至今仍为文化界津津乐道。我们同样不会忘记，天津周叔弢、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、北京双鉴楼傅氏、无悔斋赵元方、宝礼堂潘氏等众多藏书家在建国初期的慷慨捐赠、转让，使大量古代典籍如百川归海，汇入国家图书馆这琅嬛洞天。

的确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近百年古籍典藏的增长，是几代国图人的努力，更得益于政府的细心筹划、收藏家们的鼎力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，正如朱子诗云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就是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。

2004年，陈清华多年前留赠其子陈国琅先生的善本古籍23种画轴1件及收藏印18枚，由陈先生送回祖国，他希望的是父亲的珍贵藏书回归故里。在国家财政部、文化部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，文物咨询中心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积极运作，文物鉴定专家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等单位协作配合，陈氏藏书的海外遗珍得以入藏国家图书馆，父子两代藏书经数十年重汇于国家图书馆，可谓盛世书缘。

此次入藏的23种珍贵古籍宋元佳刻、黄跋毛抄居其大半。宋景定二年陆道源刊《妙法莲华经》、宋版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》、宋刻《纂图互注周礼》等，均为传世极罕之珍品。旧抄

陈清华传略



陈清华，字澄中，祖籍湖南祁阳，1894年8月5日生于江苏扬州。1915年复旦大学毕业后获资助赴美留学，获得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。

1919年，陈先生回国，先后就职多家银行。30年代后，开始收藏中国古籍善本，以万金购得宋版《荀子》。此后陈先生拜见藏书家傅增湘时，傅先生笑称：“君非以万金得熙宁《荀子》者乎？是可以‘荀’名其斋矣”。由此得“荀斋”为室名。以后先生又获韩氏读有用书斋、袁氏后百宋一廛、瞿氏铁琴铜剑楼、傅氏双鉴楼等旧藏秘籍，藏书数量迅速增长，宋元善本、明清钞校稿本、罕见善拓，逾五百部，普通善本古籍无计其数。其藏书数量之大、质量之高，于江南无有匹敌者，与天津周叔弢并称“南陈北周”，成为民国间两大藏书家之一。

抗战爆发后，陈先生辞去银行职务，转入学校教授经济思想史。1949年移居香港。1956年，和1965年，陈先生两次出售珍贵藏书，均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，从香港购回，拨交北京图书馆庋藏。

1967-1978年，先生移居美国。1978年6月10日病逝美国加州，享年84岁。

本《宋策选》，为历代公私藏书目录所失载，可备研究。明弘治癸亥刻本《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》、明活字本《欧阳文忠归田录》、明成化殷氏刻本《姑苏杂咏》、明刻本《刘子》、毛抄本《碧云集》等，多经毛氏汲古阁、张蓉镜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名家递藏，来历清楚，流传有绪，诸书上不乏黄丕烈、吴騫、傅增湘、袁克文等历代名家题跋手迹。而《江山无尽图》长轴，更有数十位历代著名藏书家题跋咏怀之作，粲然夺目，令人宝爱。

看江山无尽，述文津书缘，我们推出《文津流觞》特刊，向社会各界介绍这批珍贵的古籍善本，再述陈氏郁斋藏书与国家图书馆的深厚渊源，表达本馆同仁对为国家图书馆藏书事业给予极大支持、做出重大贡献的政府机关、社会各界的崇高敬意。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更多流散在外的珍贵中国古籍，以各种方式荣归故里。